



“弹性与动力”

困境中的希望

有媒体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参加达沃斯的人是乐观的。因为全球化给全球经济造就了无限可能。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几届世界经济论坛都笼罩在一层全球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的阴影。

今年，形势可能会好点。从主题“弹性与动力”来看，全球经济似乎已经触底反弹。

这有事实支撑。

对于欧元可能彻底崩溃的传言现在已经很少听见，而去年的达沃斯，这还是一个萦绕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主题。而如今，巨大的恐慌已经消退。

美国跌落财政悬崖的可能性因两党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而暂时得到了缓解。有预测表明，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失业率也将下降。页岩气带来的繁荣（尽管有些疑问）被赋予引领美国走向能源独立的意义。

1月份，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5年

来的新高，富时环球指数也达到18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高盛高管在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在会场也传递了一个信息，银行家们可能会恢复昔日的活力。有媒体甚至打趣，银行业已经数月没有发生丑闻、破产或者被捕事件了。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注资各大银行，市场流动性异常充裕，虽然说有后患，但暂时看来账面上都挺漂亮。

现实中的羁绊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本届主题“弹性与动力”中，“动力”一词本身延续着过去几年的风格，试图继续发挥着“打气”的作用，不过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与过去3年相比，首席执行官对增长前景的看法更为悲观。与会的企业高管普遍担忧未来增长乏力、股东不满和利润率不断下降。

对于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尽管开局良好，但预期并不乐观。世界银行不久前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4%。

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无疑是每年1月下旬吸引全球目光的热点事件。全球商界、政界、学术界和媒体领袖的聚首本身就反映出这个论坛的重要性，每年的主题也能反映当时正在发生的潮流。从主题入手，或许可以对全球经济形势做一管窥。

从达沃斯主题看全球经济形势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多数分析认为，美国两党解决财政悬崖的协议只是把问题延后，马上会遭遇国债上限触顶、债务违约逼近等困境。欧元区意大利大选将终结该国的技术官僚政府，而忽略该政府在帮助恢复市场对欧元信心中的作用。意大利重新出现政治不稳定，可能成为欧元区危机重燃的诱因。多国政府的量化宽松也让世界面临着汇率战的威胁。

世界经济论坛本月8日也发布了《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将“收入严重不平等”、“财政长期失衡”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列为3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

换一种治理秩序？

全球经济风险的存在早已众人皆知。达沃斯近些年主题的转换也是一种对危机处理的尝试。2009年的主题是“构建危机后的世界”，2010年是“改善世界现状：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2011年是“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2012年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连续几年的治理，连续几年信任危机，这是否意味着，旧有的全球治理秩序已经失灵？

有学者指出，达沃斯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和管理一场转型，即从所谓“发达国家”控制的旧世界秩序，向新的多极化世界的转型。

从主题的转换中，也可以看到，一种对新的全球力量平衡格局的渴望。

IMF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下滑。10年前，按现值美元估算，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2%，发达国家整体所占比例是80%。到2012年，美国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2%，发达国家整体下滑至62%，而亚洲发展中国家比例从8%上升至18%。

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在持续减弱，也因此，它难以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后危机世界的诸多问题。

有识者指出，处理经济危机的更根本的办法，是发达国家以真正的合作与分担风险的精神与发展中国家配合，寻求一种新的世界治理模式。



英国首相卡梅伦

「退盟不退商」的算盘难如意

新华社记者 张越男 白旭

英国到底该不该继续留在欧盟当中？英国首相卡梅伦23日给出了方案：他承诺在2017年底前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英国的去留。但实行这一计划的前提是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但英国希望在摆脱欧盟束缚的同时保持与欧盟贸易联系的想法恐怕行不通。

卡梅伦的方案将“退盟”与“公投”捆绑在一起，并将“赢得大选”设为前提条件，对他来说可谓是一步好棋。一方面满足了疑欧派、反欧派举行全民公投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通过设定缓冲期，给亲欧派以留在欧盟内的希望，为连任收买人心。

一直以来，英国很不情愿将制定规则的权力全部交给欧盟。过去一年来，为彻底移除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欧盟采取行动强力推进欧洲一体化，从缔结“财政契约”到“银行业联盟”，为欧洲迈向财政一体化、统一监管银行业打下基础。这些旨在加强欧元的措施，让欧元区之外的英国看不到实际利益，反而削弱了其自主权。

在欧债危机拖累英国经济的背景下，英国保守党内反欧、疑欧派的队伍不断壮大，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英国人赞成“退盟”，英国反欧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跃升为继保守党和工党之后的第三大党，支持率超过了执政联盟中的自民党。

卡梅伦的算盘可谓实际：避免因欧盟问题失利大选，为谈判争取足够时间，争取让欧盟允许英国选择而不是全盘接受一体化方案，对其中不符合英国利益的条款保有豁免权。但从本质上说，卡梅伦的方案仅仅是将问题搁置，除了有利于自己竞选之外，对英国是否“退盟”的问题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英国并不希望彻底切断与欧盟的联系。事实上，恐怕任何一位英国首相都不愿将英国带出欧盟，因为英国经济对欧盟的依赖程度之高已使其没有退路。

英国50%以上的出口都流向欧盟，如果彻底退出欧盟，英国的出口成本将大大提高。例如，英国的乳制品出口在进入欧盟时将被征收55%的进口税，服装的平均关税将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价格推高12%，汽车配件产品进入欧盟可能会面临4%关税……这很可能导致一些生产商迁出英国。

退出欧盟的危险显而易见，所以更多英国人心中的理想状态是：保持与欧洲大陆的自由贸易关系，而不要有其他瓜葛。他们希望英国即使退出欧盟，也能留在欧洲经济区内——无需加入欧盟也能参与欧洲的单一市场。目前挪威、冰岛、列支顿士登与欧盟的关系就属于这一性质。

但各种迹象表明，卡梅伦的如意算盘恐难实现。欧盟其他主要成员国显然对卡梅伦的方案并不买账。当天卡梅伦演讲后，法德等欧洲各国领导人均表态，反对英国在欧盟要求“点菜”式服务。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不能重新进行谈判。他说，英国可以就其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但不能用此类公投来“贬低”欧盟，也不可能因为英国的全民公投而对欧盟的一些基本条约进行重新谈判。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德国和我个人希望，英国是欧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积极的成员。”她说，德国在未来几个月里将以非常大的力度就英国的想法与其单独磋商，英国应在有关欧盟前途的讨论中做好妥协准备。

英国的特殊盟友美国也表示“英国与欧盟一起会更加强大”。

如果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远古向你走来，当你发现他是已经灭绝了几万年的人种时，你会感到惊恐还是兴奋？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20日的报道，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遗传学家乔治·丘奇宣称，他能够克隆早在3.3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

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尼安德特人遗传代码的破译工作，现在正在寻找一位“勇敢的女性”来进行代孕，成为“人类祖先”的现代“妈妈”。

丘奇教授表示，他之所以认为这一想法可以实现，是因为当前很多相关技术的发展迅速，尤其是DNA的读写速度已经是七八年前的近100万倍。

但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已经对现在的疾病没有了免疫，很难存活在当今世界。退一步讲，即使他在生理上很健康，也很可能在心理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更加荒唐的是，假如真的有“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发源于远古的我们，和这位被我们“创造”出来的“远古”人，究竟谁才更有资格成为“祖先”呢？

比起克隆祖先，或许人类自身的克隆才是许多科学家的终极目标。虽然绝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克隆人类的研究，但是依然阻止不了科学家的“探究欲望”。



克隆人「梦想」

能否照进现实

张国成

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被誉为“克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在发表获奖后的公开演讲时预言，在未来50年内，人类将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克隆。

戈登教授上世纪50年代成功克隆青蛙，他当时就曾预言，人类在50年内可以成功克隆哺乳动物，这一预言随着上世纪90年代英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多利”羊而变成现实。

即使戈登教授的预言成真，也仅仅是对人肉体的克隆，人的灵魂是永远无法被复制的。“克隆人”思想的形成也要依靠其成长的环境，那些希望通过克隆技术使得已经逝去的亲朋好友“死而复生”的人，得到的很可能是一个长相一样的“其他人”，这样的“梦想成真”也许更多的是可怕和可悲。

同样，《未来战警》中，人们各自躲在自己的房间，通过支配克隆出来的自己与彼此保持联系，这样的未来也许令一些人心驰神往。但是，假如出于将其支配的目的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复制品，且不说这样的社会价值是否倒退了奴隶时代，单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无法回避：我们是否有把握不被这个“一模一样”的“自己”所取代呢？

也许人们对于克隆技术的未来充满了无限遐想，“失独家庭”希望孩子可以“重生”，另一些人则希望拥有自己的替身。但是，当这样的“梦想”照进现实，也许我们会发现，心中“最初的美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



1月24日，一些逃难至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在联合国驻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办事处的门前举行集会，诉说他们所遭受的困苦，呼吁国际社会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自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国。截至目前，逃到黎巴嫩寻求难民身份的叙利亚人逾19.5万。联合国难民署预计，今后6个月逃到境外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将超过100万人。（新华社发）

奥巴马新任中的难与变

雷蕾

据路透社1月23日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了一项计划，允许联邦政府在5月19日前继续借债。据悉，共和党此举意在利用债务上限议题，迫使总统奥巴马同意减支计划。奥巴马新任伊始便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要想在任内全部实现就职演说中的目标，恐怕更是困难重重。

掌舵“分裂的美利坚”

奥巴马就职演说中将推行枪管控制作为新任内的重点。他已于16日做出了美国数十年来最彻底的控枪努力。

然而，枪管在美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令控枪法阻碍重重。有评论称，整个美国在控枪问题上已经分裂。

控枪计划使民意左右，分裂为两大阵营。而原本就是不同党派的民主、共和两党，则一直处于明显的胶着状态。

据媒体报道，民主、共和两党在移民改革、控枪计划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涉及到关乎美国经济前途的“财政悬崖”、债务上限，两党更是当仁不让，使得解决方案一度被搁置。

对此，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没有向共

和党抛出橄榄枝，而是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攻击。一些共和党人因此称，奥巴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将成为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拉锯战”。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一个分裂的国会，奥巴马或将利用民众的高支持率迫使共和党做出妥协。但是，这并非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毕竟共和党掌握着众议院。两党的严重分歧会为奥巴马未来施政之路带来不小的阻力。

“世界警察”成“幕后领导”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比起之前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者大规模援助计划直接宣示其“世界警察”的威慑力，奥巴马希望美国能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抽身，只做“幕后领导”，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号令世界。

这样的策略也反映了新政府的内閣提名上，国务卿约翰·克里与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勒都是反战者。对于外交安全“轻脚印”的政策，二者也是奥巴马坚定的支持者。

然而，当惯了超级大国、一向颐指气使

的美国，绝不可能放下一切。面对亚洲市场的蓬勃发展，奥巴马已高调提出重返亚太。

有分析称，美国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意愿。美国对亚洲的态度一直非常纠结。一方面，亚洲地区既是美国的重要市场，也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亚洲的崛起又让美国心忧，使其不断诉诸军事手段进行遏制。

看来，对于奥巴马“国内建设”第一的政策，不能全部当真。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这个“幕后领导”，还是会现身台前、亲自出手。

美国能有多大变化

4年前，奥巴马以“你期待改变吗”作为竞选招牌，赢得总统大选。然而，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改变”只出现了3次。

就在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期的当天，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国家现状和未来5年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比例处于34年来的最低点。盖洛普认为，这项调查表明，奥巴马在未来4年将面临巨大挑战。

这样的推测很快便得到了佐证。1月23

日，众议院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债务上限的解决日期推迟到5月19日。此举仅仅将美国面临的麻烦向后延迟，再加上两党意见的极度分化，使得经济学家纷纷表示，短期内很难看到美国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得到根本性扭转的可能。

分析人士指出，强大的国内经济是美国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的根基。奥巴马强调将“国内建设”放在首位，还是为了巩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

另外，不论奥巴马新任出现何种变动，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施政前提绝不会有任何动摇。重建经济和建立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缺一不可。



图为连任成功的奥巴马在国会山发表就职演讲